

江西才子

熊式輝奇人奇事

●王成聖

幼懷大志投筆從戎

在民國史上，熊式輝是一位政治「人物」殆無疑義。熊氏身膺重寄，主宰一方，雖無赫赫事功，蓋世勛業，但他咤叱一時，風雲際會，畢生傳奇事蹟，卻也膾炙人口，值得大書特書。

熊式輝生於民國前十八年（一八九三年），於民國六十三年病逝台灣省台中市，活了八十一歲，算是長壽的政治人物了。

熊氏的老家為江西省安義縣萬家埠鴨嘴壩村，是個窮野僻壤，他生於斯地，父親熊仰之在前清江西巡撫衙門充當「門前稿」，相當於今日之收發或傳達，職卑位低，收入自然有限，因而家境寒微。但熊式輝自幼聰明伶俐，他的父親望子成龍，七歲時就把他送進了私塾，攻讀四書五經，由於他善用聰明的頭腦，書念得不錯，尤愛書法，勤於練習，用功甚深，寫得一手柳公權兼顏魯公體的好字，甚得老師喜愛。他喜歡惡作劇，某日他和同窗甘生甫等人在城牆上放風箏，發現牆腳下有雞群，於是他用麻繩繫上魚鉤，裝上蚯蚓為餌，把雞隻釣上城牆，諸兒煮而食之。事後

被飼主發覺，告知熊式輝的父親，除代賠錢外，他則挨了一頓板子。

十歲時，熊式輝隨父到省城南昌居住，被送到南昌模範小學讀書，小學畢業後，考入相當於今日中學的江西高等學堂，學業精進，吸收了一些新知，思想趨向維新，崇拜康有為、梁啟超等人。課餘他常和同學談論國家大事，認為政治制度應徹底改造，決定棄文習武，考入江西混成協開設的江西陸軍小學，與曹浩森同時入學，民國前三年（一九〇九）畢業，升入南京陸軍中學，畢業時又以優秀的成績獲保送保定軍官學校，民國五年，應護國軍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之邀，前往雲南昆明，出任李軍第四師第八旅第三十四團團附，參加討袁護法戰役。

民國十年，廣東軍政府參謀部選派青年軍官赴日本陸軍大學深造，熊氏和曹浩森、陳銳三人入選，一同東渡日本學習，於十三年學成回國，同住廣東珠口市之南康試館，他對曹浩森、陳銳兩人說：「中國現在是群雄割據的局面，我們三人不要同投一條路，以免同時失敗，不如各奔前程，將來彼此照應。」曹、陳兩人深以為然，於

是分道揚鑣，經商定熊投廣東、曹去西北、陳赴東北。分手後，熊式輝到黃埔軍校去晉見蔣中正校長，被派任為教官，熊氏婉言不就，又改派為廣州大沙頭第三軍官學校擔任教育長，他欣然就道，從此與蔣中正將軍結成親密關係。

策反賴世璜立首功

民國十五年，北伐戰爭開始，蔣中正任北伐全軍總司令，派熊式輝和總司令部參議楊慶生，策反北洋軍第四師師長賴世璜，熊式輝和賴世璜是江西同鄉，賴世璜師的參謀長劉士毅也是江西人，同屬留日學生，經熊式輝、楊慶生勸說，曉以利害，賴世璜立即表示願意反正，致電廣州革命軍總司令部請求收編。第四師被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十四軍，賴世璜任軍長，熊式輝為黨代表（當時以黨領軍，國民黨代表頗有權威）。北伐軍攻克長沙後，第十四軍奉命由江西鄱都攻向贛州，牽制孫傳芳軍。北伐軍由湘入贛，第十四軍轉攻向撫州，在臨川地區發生激戰，十四軍師長易簡陣亡，賴世璜即派熊氏兼任師長，不久，第十四軍被孫傳芳軍擊敗，北伐軍前敵總指揮副參謀

總長白崇禧追究責任，賴世璜譴熊氏擅權，不聽指揮，被免除師長職務，乃返回上海寓居。不久，賴世璜再度貽誤戎機，兼又剋扣軍餉，雙罪併發，被白崇禧將軍以軍法處決，改編第十四軍為第十三軍，白崇禧自兼軍長，派熊式輝為副軍長兼第卅七師師長，後來十三軍又整編為第五師，即由熊式輝專任師長。

民國十六年，蔣中正總司令第一次引退，熊式輝崇仰蔣總司令，亦辭去師長職務，不願再帶兵，獲蔣總司令嘉勉。後來蔣中正復職，由上海赴南京就任，熊氏帶兵沿途保護，表現出無比的忠盡，深獲賞識，被任命為淞滬衛戍司令，駐節上海。民國廿年，閻錫山、馮玉祥發動中原大戰結束後，政府決定全力剿共，成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，派楊永泰為秘書長，熊式輝為參謀長。二十年七月，蔣中正委員長親至南昌視察剿共軍事，對江西省主席魯滌平的作法不滿，免去魯滌平的省主席職務，派熊式輝為江西省政府主席兼南昌行營辦公廳主任。熊式輝乃由上海搭機赴南昌，不料飛機失事，他由空中摔落，在接近地面時被樹枝掛住，僅腳踝跌傷，並無大礙，人們稱讚他「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。」往後果然有許多特殊作為，被人稱為江西才子。

掌理贛政頗有作為

熊式輝就任江西省主席後，對江西省政頗思有所作為，就職後發表「施政綱領」宣稱：「今天之江西，危機四伏，決不是空洞的學問和道德所能救得起來的。」又說：「自今之後，自省主

席至各委員廳長，均當為吾人之事業而擇人。決不能容許徇私，使濫竽充數者來貽誤人民。辦事務須實事求是，決不能亂發空頭支票，不可用畫餅充飢的方式去欺騙人民。」他拍著胸脯保證說：「若是我熊式輝放縱任何人，以貪污貽害人民，也可以把我送上斷頭台」。他曾賦詩一首，作全省公務人員的座右銘：

能行不問易和難，兩手憑人做出看。
持危自有回天力，三字心得汗血拼。

他又寫一首歌，由音樂家程懋筠譜曲，通令全省教唱，歌詞是：

我思古人，齊之管子。

以死教民而國強，以勞教民而國富。

人能誓死乃能生，我不畏勞斯不苦。

但願吾國強，但願吾國富。

流血不怕死，流汗不怕苦。

能將汗血拼，弱必為強窮必富。

由熊式輝的言論作為，可見當年的熊主席確有為民造福的雄心壯志，未曾辜負蔣中正委員長提拔重用他的德意。

國民黨三屆五中全會以後，蔣中正坐鎮南昌，召集熊式輝、邵力子、程天放、張道藩、周佛海、楊永泰、曹浩森、陳銘樞等大員舉行軍政會議。決議在全國組成黨政軍一元化的領導體系，由熊式輝在江西率先執行，於是他首先整頓軍事，成立省府府衛大隊，編選精壯青年，給予憲兵待遇，裝備最好的槍械。同時整編地方武力，編成十五個保安團及兩個預備師，均歸省主席指揮。這支武力成了安定地方的基本力量。

另在政治方面，熊式輝也沒有繳白卷，他提出「管」、「教」、「養」、「衛」四大目標。在全省推行「三保綱領」。所謂三保：第一是「保甲制度」，將全省人口納入保甲組織，設保甲長辦事處，辦理編組壯丁、代辦軍運、地方自衛事項。並實施「連坐法」，一人通「共」，全家同罪，一家投「共」，全甲同罪，一甲為「共」，全保同罪。此法對江西剿共提供不少助力，中共在井岡山不能有所發展終至失敗出走，即種因於此。第二是「保衛團制度」，是以縣為主體的民衆武裝，自籌自供，主要任務是協助正規軍對付中共紅軍。第三是「堡壘政策」，在中共中央蘇區的邊沿各縣，擇交通要道。邊隘要地興建碉堡，配置兵力，封鎖共區。

爲了提高行政效率，熊式輝和楊永泰聯名向蔣中正委員長建議，設置「行政督察專員」，獲蔣委員長首肯，於是熊氏將江西全省劃成九個行政專區，選派能員充任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，加強督察行政設施，求取施政績效。

「行政以人才為本」，熊氏深諳此理，因而他設置「縣政人員訓練班」，調訓縣政幹部，他親向受訓幹部訓話。他在講述「地方政治」時說：「人治要緊，法治也要緊，我們是從人治做到法治。」又說：「政治是隨時代而進步，政治的亂不能怪，只怪治亂的方法不對。世界上沒有百年不死的人，也沒有百年不敗之法，更沒有百年不變的局面。政治不能達到理想，一是先天的缺陷，缺乏人才；二是後天的缺陷，辦事不得其法。」他還說：「不怕如何困難的事，只要力行總

有希望，精神為一切之母，物質隨精神而變。」他強調講求工作效率。他說：「慢，就等於腐敗，譬如水一樣，流得快就是泉水，流得慢就是死水、臭水。」由這些談話可知熊式輝很有政治頭腦，不是只會放槍的武夫。

另外在地方財政方面。熊式輝推行「一稅制」，即把過去的苛捐雜稅加成一個合數。冠以「田賦稅目」，把民衆原來要多次分期繳納的稅捐，由縣政府統一全部徵收。

熊氏又要求部屬厲行「清廉政治」，生活簡單樸素。民國廿四年，蔣委員長對剿共策略提出「三分軍事，七分政治」。熊式輝為響應此一號召，首先在江西推行「新生活運動」，宣揚四維八德，孔孟哲學，三綱五常以及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」等四維八德。把南昌帶進新生活運動的策源地。

結怨中共一度遇刺

當時的江西全省，土共猖獗，熊式輝雷厲風行的對付中共，自然招致怨恨。某一天，他的座車經過南昌市的狀元橋時，曾被刺客連開三槍。但他幸運的毫髮未損。

南昌的東湖是個風景區，湖畔的百花洲更是景色宜人，由於戰亂頻仍，東湖久未疏濬，蕪草叢生，臭氣薰天，熊氏將東湖整修，除污築岸，遍植花樹，景色大為改觀。蔣委員長來南昌視察，即駐蹕百花洲，對該地的景色十分欣賞。有人誤會熊氏為討蔣委員長歡心才修東湖，送了他一副對聯，嘲而諷之：

上聯：「半世姻緣兼兩顧」。（熊氏原配顧竹筠亡故，續娶妻妹顧柏筠為妻。顧竹筠為留日學生，與蔣夫人宋美齡女士熟稔。）

下聯：「一生事業在三湖」。（意指熊式輝修築東湖、南湖、北湖湖堤。）

其實熊式輝的政績並不止此。他為了發展經濟，曾邀請不少專家主持其事。例如國民黨左派人物王忱心，常跟他唱反調，但他在安義辦「萬家埠農業實驗區」，即派王忱心主持其事。又派非其族類的蕭純錦創辦「江西農業院」，主持研究改良農產品。又整頓江西裕民銀行，設立合作金庫，發行江西地方鈔票，調節金融市場。裕民銀行及合作金庫在各縣設分行、支庫。協助經營江西土特產，頗著績效。

此外，他也重視教育，創設一所大學，命名為「中正大學」，辦了一所醫學院，名為「中正醫學院」。由於沿用蔣委員長之名，被人譏為拍馬屁。

熊式輝一向主張用人唯才，而且不是一般的人才。他常說：「一等人善於將將，二等人善於將兵，三等人庸庸碌碌只供人用。」他自認是一等人。有這麼一個有趣的故事，有一年，熊式輝主辦了一次縣長考試，應考者甚多，他親自主持口試，出的題目離奇古怪，有一位考生應召登樓入室，敬禮如儀後，熊氏突然發問：「你剛才上樓來，一共踏了幾步樓梯？」這位應考者聽後一臉愕然，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，但很快的鎮定下

來，靈機一動，反問：「職斗膽請問熊主席，您是孫總理的忠實信徒熟讀『總理遺囑』，您可知道『總理遺囑』一共有多少個字？」熊式輝一聽，大為高興，馬上說：「你的口試及格了，可馬上發表為縣長。」這是一件奇特而有趣的決定。

抗戰全面開始後，蔣委員長在南昌設立「抗日大本營」，容納各界人士參加研究諮詢工作。熊式輝兼任大本營第二部部長。他以開明的姿態，聘請了不少學者及所謂「民主人士」擔任大本營的設計委員。同時，他以江西省主席的身分，命令各專員公署設立「招撫委員會」，把江西省各山區的中共游擊隊一律編入抗日部隊，並喊出「不讓日本鬼子喝江西的水，不讓日本鬼子進入江西土地」的口號。

抗戰時期晤周恩來

民國廿六年（一九三七）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，抗戰爆發，國共團結抗日，二十六年九、十月之後共黨要人周恩來等到南昌露面，熊式輝予以熱烈歡迎，此後，中共各種組織在南昌公開活動，藉著「團結抗日，保衛大江西」的口號，暗中壯大發展自己的勢力。

民國廿七年，熊式輝為聯絡爭取中立左傾人士成立「江西青年服務團」，熊氏自兼團長，由國民黨人物王忱心為總幹事，掌握青年，發展組織。同時熊氏又呈准中央續辦「江西地方政治講習院」，自兼院長，院址設在南昌市郊的梅嶺，由著名的「民主人士」王造時任教務長，著名教授許德珩任訓導處長，孫曉村、沈茲九、彭文應

、羅隆基、潘大遠等名學者均被聘為教授。熊氏常到院演講，他在一次演說中說：「當前中國的行政制度是個倒立的寶塔，頭重腳輕，應該把他顛倒過來才能穩如泰山，所以目前當務之急就是充實基層，強化基礎。」

熊式輝主理江西省政，還辦了一個「江西農村改進社」，自兼理事長，在蔣委員長夫人宋美齡辦的「工業合作會」資助下，在他的家鄉萬家埠設立「實驗區」，試行「政、社、教」三合一的體制，試驗推行梁漱溟提倡的鄉村建設，附設了一所「農村實用中學」和一所為紀念其父熊仰之的「仰公中學」，培植故鄉的子弟。

有一天，熊式輝到杭州晉見蔣中正委員長，獲悉蔣經國自蘇聯歸國後尚待安插工作，乃向蔣委員長說：「如果委座放心的話，我願與經國兄共事。」經蔣委員長點頭後，經國即到了江西。

最初熊氏欲讓蔣經國任省保安處長後以經國年輕，缺乏經驗尚待歷練，改派為保安處少將副處長。半年後，熊式輝免除贛州專員劉己達的職務，派蔣經國為贛南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。經國到贛南後，轟轟烈烈的做出一番事業，迄今尚為人津津樂道。

蔣中正於接納中共團結抗日後不久，即發現中共並未全力抗日，係藉機發展組織，擴大勢力，不得已下令限制共黨活動。熊氏執行這一命令，成立「江西省特種委員會」，專門負責執行防諜保密的工作，中共「南方局」及「省委會」均曾遭到懲治，連廖承志亦遭羈押。

民國廿八年，日寇侵占九江，進擾南昌，江西省政府開始後撤，熊式輝解散了「青年服務團」，率保安部隊阻敵前進，在日寇強渡修水時，予以痛擊，重創日寇，但後來在安義，奉新一帶失利，南昌危殆，他乃下令省府員工集體撤向吉安再撤至泰和。

親屬通敵幾乎受累

民國廿九年，江西吉安發生一件重大的判國降敵案，主犯蕭淑宇拒捕被殺，蕭某原為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政訓處少將處長，其妻熊大蕙為熊式輝之親屬，蕭某曾暗中和汪精衛聯繫，汪精衛許諾由蕭任江西省長。事為中統局駐南昌人員破獲，前往拘捕，蕭某拒捕被殺，熊大蕙則被軍法判處無期徒刑。

民國卅年，十二月七日日軍偷襲珍珠港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，同盟國要中國派一個軍事代表團赴美，蔣中正委員長派熊式輝任團長，以上將軍階率團前往華盛頓，受到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熱烈的歡迎。後來改派商震繼任代表團長，熊氏調回重慶擔任中央設計局秘書長，蔣中正兼設計局總裁。

民國卅四年春天，德義敗象已露，日軍亦成強弩之末。

政府設想到戰後的中蘇關係，決派遣一個高級代表團訪蘇，乃由宋子文任團長，王世杰、熊式輝、蔣經國任副團長，他們在蘇聯締結了「中蘇友好條約」，熊式輝還拜會了蘇聯許多軍政大員，包括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在內。

接收東北七點計劃

民國卅四年，日本無條件投降，熊式輝商同張群以「中央設計局」的名義，提出接收東北的七點計畫方案，成立東北復員委員會，由熊式輝主持其事。七點計畫是：(一)將東北三省改劃為九省。(二)在東北實行三民主義為總則的施政方針。

(三)抽調精銳部隊一部長駐東北。(四)對東北地區的偽軍、雜牌軍一律收編整訓。(五)將東北作為全國經濟建設的基地。(六)對東北地區的人事安排，爭取地方派、中間派的合作，遏制共黨擴張。(七)與蘇聯進行外交協商。蔣中正主席接受了這項計畫，任命熊式輝為國民政府主席東北行轅主任，同時組成「東北行政政治委員會」，熊式輝兼主任委員，聘請莫德惠、馬占山、張作相、達王等八人為委員。另設經濟委員會以張嘉璈為主任委員，蔣中正另派杜聿明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，由熊氏主持東北地區的軍政大計。

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十月，「東北行轅前進辦公室」在重慶上清寺開始辦公，進行接收的籌備工作，發表何柱國為行轅參謀長，董彥平為副參謀長，胡家鳳為秘書長，並任命了東北九省的省主席，蔣經國為外交部東北特派員。

十月七日，熊式輝派副參謀長董彥平帶領一個小組先飛長春。十月廿日，他和張嘉璈、蔣經國等四十餘人乘機抵達長春，受到蘇聯入侵部隊指揮官帕夫諾夫斯基中將形式上的歡迎。但對他的接收東北，卻佈上種種障礙。

到東北之前，熊式輝原構想以政治手段完成

東北接收，如此即須駐東北地區的俄軍合作。於是在到東北的第二天，即召開了一次「東北行轅高級會議」，接著即向當地俄軍高級將領提出請予協助接收的請託。不料俄軍的答覆是：(一)凡是蘇聯軍隊佔領區內日軍的一切物件，均為蘇聯戰利品，中國不得取出。(二)東北各地抗日武裝與中共組織，均為東北人民所建立，與蘇聯無關。(三)行政接收是中國的內政，蘇聯軍隊不便參與。

誰都知道東北中共組織皆為蘇聯扶持製造，蘇聯軍方推得一乾二淨，包藏禍心，一目了然。熊式輝當然大失所望，即飛返重慶，面報蔣中正主席幾經研商，下達了三項指令：(一)派蔣經國赴莫斯科，以外交手段向蘇聯交涉，要求蘇聯尊重中國在東北的主權和行政權完整。(二)駐在重慶的東北接收人員全部去東北。(三)做好軍事接收東北的部署。接到指令後，熊式輝又率四百餘人，分乘兩架專機飛回長春。十二月底，杜聿明也到了東北。

熊式輝派出一批批的接收人員分赴各地接收。受到中共及蘇聯駐軍的抵制接收大員張莘夫被殺，無法接收。熊氏無奈，東北行轅人員全部撤回北平待命，熊式輝發表談話說：

「蘇聯在經濟上的要求漫無止境，已使我們忍無可忍，讓無可讓，我認為蘇聯在東北能運走的無非是工業設備和物資，他們所要搬運的是長春鐵路沿線的工礦設備，總不能把東北的土地運走，總不可能把東北人民囊括而去。」他又說：

「中共在東北建立了龐大的武裝，組成許多地方政權，並對地主展開廣泛的流血鬥爭，留下

貧農作為其組織軍隊的基礎。我們要想接收東北，必須趁中共羽毛未豐之際，想盡一切辦法來進行接收。」

他的話是有道理的，於是在蔣中正主席指派下，鄭洞國的第五十二軍，廖耀湘的新六軍陸續抵達。熊氏的東北行轅也由北平遷錦州，再遷瀋陽。

可惜當時中央政府的方略未定，打打談談，談談打打，上了中共的大當，以致一敗塗地。

民國卅五年（一九四六）五月，共軍發動夏季攻勢，圍困四平街，守軍陳明仁部英勇抵抗，勢孤求援，適逢總司令杜聿明臥病，群龍無首。中央特派參謀總長陳誠前往東北接替熊氏為東北行轅主任，主持軍政大計。

大陸變色輾轉來台

民國卅八年（一九四九）大陸變色，熊式輝離開大陸旅居香港，組織「海角鐘聲」詩社，自任社長，社員中有梁寒操、阮毅成、陳其采、易君左等人，經常飲酒賦詩，不涉政治。

熊氏在香港期間，原大庾縣縣長彭育英特從上海到香港，轉達上海市長陳毅希望他返滬的邀請，但他拒絕接受邀請。民國四十三年由香港前來台灣定居。將要赴台灣之前「海角鐘聲」詩社曾為他舉行最後一次詩會，他即席賦詩，有句云：「雲夢已吞寧芥蒂，華嚴初悟即菩提。」可見他當時的心情已經非常消極，決心不問政事了。

中外文庫 六十年落花夢

喬家才 著

定價新臺幣貳佰伍拾元

本書為喬家才先生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六十年落花夢、黃埔清黨辯誣、附錄方鼎英著黃埔軍校清黨始末、武士敏將軍之死、為鄭介民辯誣、徐永昌的傳奇、七七事變回憶、是誰害死戴笠？「情婦」謊言、感懷何應欽老師、感念蔣經國、選禍話當年（悼唐嗣堯談馬漢三之死）、戴笠傳的風波、想當年在敵後，黃埔歷險記、再談戴笠、毛人鳳殺杜長城、念故人哀兆槐、情報珍聞、俄帝侵華具體記述等篇，內容精彩篇篇可讀。卅二開本，老五宋字，全書叁百餘頁，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，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，立即寄書。